

沈陷区的女人

王金昌◎著

LUN XIAN QU DE NV REN

女人的名字并不是软弱。

女人不只有爱，也有恨；女人不只有情，也有仇。



東方出版社

著

沦陷区的女人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装帧设计:盛世华光
责任校对:李 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沦陷区的女人/王金昌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060-6641-9

I. ①沦…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8727 号

沦陷区的女人

LUNXIANQU DE NÜREN

王金昌 著

東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5.875

字数:128 千字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978-7-5060-6641-9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上 部

北平沦陷的波及	2
恐慌中的镇江	9
第一次离镇避难	35
第一次返镇江	47
再次离镇避难	63
镇江的明火暗涌	75
回镇惊魂	91
身陷囹圄	102
绝地抗击	115

下 部

沦陷的北平四合院	120
尾 声	185

上 部

敌军在南京暴行，由外人传出不少消息，报纸叠有记载，世人多已知晓。至敌军在镇（江）种种暴行，亦殊不亚于南京，但消息传布于外者，却甚少。

——摘自张恹伯 1938 年自费印刷的《镇江沦陷记》

自从日寇到镇（江）第二天（十二月九日）起，镇江妇女处境无异人间地狱，所受苦难罄竹难书，实为国家社会永不能忘之惨痛。鬼子兵从一大早，直至夜晚更深，成群结队，携带长枪、手枪、利斧、刺刀等杀人武器，面目狰狞，穷凶极恶，穿梭不断地走入人家，任意穿房入室搜寻妇女，一被见到，如同饿虎扑羊……

——摘自张恹伯 1938 年自费印刷的《镇江沦陷记》

北平沦陷的波及

—

凌晨三时，雨杉好容易迷迷糊糊睡过去，又起了个大早，七时半到校，人还有点头晕。好在距离给学生补习尚早，雨杉便坐在椅子上看报。

这天是7月15日，《国民日报》第一号新闻的几个堂皇的大字映入眼帘，雨杉便惊诧不已，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北平被包围了！”多么惊人的消息啊，雨杉心中一片乱麻，也许大战就要爆发了啊！

第二天，半夜醒来，雨杉听得窗外哗哗的声音，知道又在下雨了，翻身又睡去，就这么到七时醒过来。雨倒是停了，起身后只觉天气更凉，已有好几天不见的太阳仍没有出来，穿单衣仍觉不敷，这七月盛夏几乎有些失常。雨杉洗了个澡，喝过一碗粥，瞄一眼回娘家小住刚回来的姐姐雨晴还睡着，休息了一刻，便去到淡然的家中。

淡然所在的机关得到消息，说镇江是日本人侵占首都南京之前必先占据之地。因此要提早迁往南昌，机关让淡然先行。

淡然已经收拾妥当，冯妈还在往箱子的侧兜里塞着鸡蛋。昨晚已经吃过送别的晚餐，淡然此时还带着未消的倦容，抬头望见雨杉，笑了笑说：“来啦。”雨杉接口说：“昨晚休息得可好？今天赶船，怕是累得很。”淡然摇一摇头：“冯妈去看过了，说现今所有车站和码头没有一处不挤的，还有好些北边过来的人搭顺路船，嗡嗡嘈嘈一大堆。时局现是不太稳，个人的生计却也还是得计较。”

淡然此去南昌赴职，送的人除了雨杉，还有她家的成婉、成凤两个妹妹。说了一会儿话，一伙儿四五个人便出门往江边的轮船码头赶。

镇江的东北便是长江，江中焦山的峰头，像北方佳丽披上了挡风沙的薄纱一般，山峰下正横拖着一缕青丝的云。再近看，一层层的楼房，接着叠在晨雾的烟雨朦胧中，闪着星亮的灯光，却还是暗暗的。

路上比往日多了许多人，行色匆匆的，黄包车的生意也好得不得了。淡然、雨杉她们去早了，船还没有到。

平日里东边的大码头是常用的，西边的码头并没什么人，空荡荡的一片敞地。现在却满是人和行李，除了让出几条路便于人走之外，到处都满满当当的没有余地了。有扎实的红皮箱，雪亮的钢牌子包住了犄角；也有破旧的被单包着像大鼓一般的铺盖卷儿，尤其是难于胜任的网篮，篮面的线网已经被撑到最大，然而里面的零碎物件兀自要钻出网子来。不论这

这些东西当初是怎样的宝贵，现在都乱糟糟地一齐丢在地上。行人像决了堤的洪流，由任何一个路口、过道和角落里奔出来，一个跟着一个朝渡头挤。

报童挤在人群中间，一声声地喊着：“北平被包围了！”“北平形势危急！”

神色慌张的路人将报纸紧紧攥在手里，目不斜视，匆匆走过。

雨杉她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落脚的地方放下行李，淡然回头望着镇江的街市和那一直延伸到尽头的房屋轮廓，好像有着很大的依恋和惆怅。

淡然回过头来，向雨杉说：“雨杉，我现在有些后悔，不知道是不是该去南昌应这个差。”“为什么？”雨杉问。淡然皱了皱眉：“我真不忍心离开镇江。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再说，成婉、成凤、冯妈，还有你们这一大家子人都在这里，我一个人离开了，实在是心里不安。”

雨杉鼻子一酸：“淡然姐，你把这说过上百遍的话又说回来了，咱昨夜里不是说得好好的吗？你只管去，不管怎么说，日本兵还在华北，一时半会儿也过不来。万一形势严重起来，我们可以避到乡下去。你在南昌，究竟还更安全些。”淡然抓住雨杉的袖子道：“你可千万别到时局严重的时候才走，日本人迟早总是会打到这里来。要是日本人真要来，你赶紧把家里的东西搬到乡下去，人也立刻就走。那些笨重的木器，就锁在空房子里。”雨杉点点头：“那也好。”淡然又忧心忡忡地说：“不是‘那也好’，你就要那样去办。”转过头来对着妹妹成婉、成凤：“你们不要让我担心，明天就收拾东西，先去泰州

避避。”

袅袅婷婷的成婉、成凤愣愣地看着姐姐不说话。

只听人群中一阵乱喊：“船来了！”几个人一齐转过头去。果然来了一艘大轮船，喷着黑烟，缓缓地靠往渡头。

雨杉还是初次见到大轮船。见着这庞然大物，她呆了一呆，渡头上已经喊了起来，人流便开始哗动了。后面的人只管涌了上前，前面的人实在站不住脚。雨杉和淡然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简直是连滚带爬地挤上轮船，成婉和成凤则完全挤不过来了。好在离得近，上船的时候，舱里还有小一半的位子空着的。随便在一个位子上把东西放下，再一看，座位便已全满了。船舱里满是乱动的人和嘈杂的呼喊声，雨杉和淡然满心慌乱着，彼此相望，无话可说。

船副抢了进来喊道：“船已满载了，不能停留了，送客的快下船。”雨杉把住淡然的胳膊握了一握，忍着泪水低着头就在一群纷乱的男女当中拥挤地下了船。脚刚搭上码头，汽笛声已经呜呜地响起来，轮船也慢慢地离岸了。

回头看时，淡然探出头来向雨杉苦笑着，虽然遥遥地看到她的嘴在张动着，却在人声嘈杂之中听不见分毫。雨杉站在码头上，许多没来得及挤上船的人行李散落一地，在周遭喊着骂着哭着。

镇江码头、车站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即使是这个样子，还能维持几日？整个镇江又能维持几日？想到这里，雨杉心里实在凄楚得不得了。

二

码头上的人纷乱着渐渐散了,留下一地的狼藉。雨杉把成婉、成凤送回家,自己到家时已经是午饭时分了。

雨晴已起床,与隔壁徐师母聊着天弄饭。雨晴是沈家的长女,是雨杉的胞姐。父母对她温顺柔和的脾性很是喜欢,在家规规矩矩养到十九岁出嫁。她的丈夫陈志新在南京市政府做事,时局渐紧,已经十多天不曾回镇江了。

雨晴已经有三个多月的身孕了,身子不适,婆家只有一个老妈子照顾,便索性回了娘家小住,也顺便照看刚入幼稚园的侄子均儿。

饭后,雨杉和雨晴一起去江边购物,顺便在江苏银行存款两元。雨杉心想,以她现在的存款,六年后加上利息便可得到两百元,也算是给自己以后嫁人作一个小小的储蓄吧。她觉得这是提前给五年后的事做了预备,这样等全款收到再存起来,数十年后,也可有一小笔钱了呢!

今日为了送淡然,雨杉特地向学校请了一天的假。学校老师本就不多,雨杉一人担着两个年级的教务,请这一天的假不知受了校长多少埋怨。明天是决计要早些到校的了。

晚饭后雨杉改作业到深夜才睡,上了床,翻来覆去睡不着,胡思乱想,一切的事好像都无穷无尽地涌来,又好像都临到尽头了,纷纷扰扰静不下心。她的表哥,也是她的未婚夫,半年前去了上海谋事的董天瑜已经有一个多月不曾来信。雨

杉心里惦记，总是寻思不知他在上海忙些什么工作，北平已是这样的时局，想来上海也决计不轻松。

淡然的堂妹安然也准备在 17 日动身去长沙，雨杉去送安然，又从她那里得到一个偶然的消息，说是已经两三天没有见的吴妮，也走得很快，大前天已经离开镇江了……好多同学、好友都已人走楼空，只怕都是听了日本人要进首都南京城之前，先进江苏省会镇江的传言的缘故吧，大家都在做未雨绸缪的事。难怪连日来的气氛就和这几天的空气一样，阴沉沉的，只怕真预示将有什么不测了。

码头上比前天送淡然的时候更加拥挤。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送走了安然，当天下午六时半，雨晴还未回家，雨杉恐怕她出了什么意外，便打了电话至助产校询问，那边说是入学考试的口试尚未结束。

雨晴不像雨杉坚持念书念到初师毕业，而是上完高级小学就回家随母亲做个传统的闺中女子，做女红、家务补贴家用。嫁给陈志新后，婆婆不是个好说话的人，雨晴待在婆家时不时总有些小小的委屈受。她觉着自己书读得不多很是可惜，看着雨杉念书结识了许多同学好友，现在又能在学校教书自食其力，便动了继续念书的念头。好在丈夫陈志新是思想开明的人，很鼓励妻子这么做。雨晴为着眼前肚子里的孩子考虑，也为了今后好给丈夫生更多的孩子，便参考了妹妹的意见报考了镇江的助产学校。

口试的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18 日，是雨晴考助产校笔试的日子。雨杉早晨五时就起来了，雨晴起来得更早。姐妹俩

收拾好了,也不过才六时。雨杉慢慢地送她在马路上走着,问着雨晴一些医学常识的问题,帮她回忆看过的书和学过的知识。雨晴还是有些紧张和怕生的,拖着笨重的身体,才走到中华路上,汗便湿透了背胛。雨杉见她心急,赶忙叫了车子,一直送到目的地。

到后发现时间还是太早,然而来的人已经很多了,她们都在看着书专心准备。雨杉和雨晴并没有带书,便很无聊地在廊檐下逛。离开考的时刻尚早,雨杉便嘱咐雨晴等着,安心备考,自己先坐车回来,顺路到包师母处,问问托包先生为雨晴写信至助产校长疏通的事如何了,怕助产校嫌弃雨晴年龄大,这倒是件蛮重要的事。随后雨杉又随车回家,找到一本今天应考的理化,还有一本党义,又随车给雨晴送去。到校时消息已经出来,雨晴被分派至第一校应考。考试时间是下午,还是早得很,雨杉便嘱咐她专心应考,中午多看点书。

从助产校回来,雨杉头有些发晕,倒忘了今天还没吃早点,匆匆吃了点饼干。

这几日之间,送走了几位挚友,帮姐姐准备考试,自己学校里的教学任务也松不得一刻。眼见着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雨杉心乱如麻,加上一晌劳累,就趴到床上午睡着了。

恐慌中的镇江

三

随着北边局势一天天危急，镇江这个南方城市也显得紧张起来。每天早上到校，陆校长都要和雨杉谈谈时事。

今天校长在雨杉来校后，就警觉似的问：“昨晚（7月29日）消息你可知道吗？”“什么呀？值得您大惊小怪的！”雨杉意在引导校长直截了当地说。陆校长说：“说是昨晚北平的丰台和廊坊都给我军收回了，江边还大燃爆竹了呢！”然而还没等校长脸上的喜悦消失，突然跑来的姚校董便接口道：“陆校长没听说今夜三时的急电吗？又说北平局势大变，宋哲元率部队深夜离开北平了。”

校长的两手在胸前摆开来：“呀……这真是……你看看，一个可喜，一个可忧！这叫喜忧参半吧！如此看来，北平只怕早晚不保啊！”

这消息使雨杉听了不觉待了半天，急忙找了昨天的报纸来看个究竟，这是昨晚的消息，也许马上在《苏报》可以看到。

雨杉心里升起一种旷远的悲凉,北平的人们这几日每天在炮火中度日,不过中国人对于战争也惯了,也许不觉得惊奇了吧。战争中的百姓,就只能这么生存下去呀。雨杉有几个朋友的兄长或男朋友在北平读书,这些天来她替她们打了很多的电报,都是要他们回来,那边的人却没有一个肯的,心里都甘愿牺牲了,也不做任何逃离的打算,可见中国人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了。

北平危急的消息让雨杉一夜没睡踏实。紧接着第二天一到校,陆校长又谈时事,悲愤地说:“大概是北平失守了!”他站起来,面对着众教师,愤慨道:“可爱的古都啊,古老的文化呀,就这么轻易给敌人毁了吗?有热血的人谁都会痛恨的吧?”校长在校长室踱来踱去,又悲切地说:“我们的中央究竟为什么不派兵呢?到底是什么用意呢?一处一处的领土丧失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可我们闷在这里,怎么办呢?”

雨杉心乱得慌,她想到送淡然时镇江渡口与车站的人流中有许多北边下来的人,近处还有不少就是上海城郊的乡人。北平既已不保,天津、河北、江苏、上海,这由北到南,不知几个月几天便打了下来!念及在上海那边久无音信的董天瑜,雨杉一阵心悸。

回到家中,雨杉实在受不住这样的担惊受怕,提笔给天瑜写信。才写了“亲爱的天瑜”几个字,成凤突然来了,进门便带着慌张喊道:“载哲大哥半月前没了!”雨杉全身一震,手中的笔啪地掉到了地上。

载哲在上海入狱是一个多月前的事,其爱妻玉芝为此急得病了十多天。雨杉和敏华还安慰她说时局一松便没事回来

了，谁知才过了几天，变化便如此之快，人说没就没了！

上海想不到已然这样危险，与载哲一同的天瑜许久没有消息，莫不是……雨杉跑进房来，脑门上出了一层的汗，她拉起已经愣住的雨晴，急急地说道：“姐……天瑜他会不会……”雨晴摇了摇头，低声道：“先去玉芝处看看吧。”

刚进玉芝家大门，悲哀的气氛便笼罩上来。这家庭显然是突然间听到这样的噩耗，一切摆设都显现出平静的日常生活的样子，然而却在这样的躯壳下，一下子被抽掉了灵魂，只剩下弥漫在空气中的绝望气息。

玉芝坐在堂前靠椅上，满脸病容，泪如雨下。幼小的红儿跪在一旁，这天真的孩童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张皇地小声哭着。玉芝见到雨晴、雨杉，才一开口，嗓音已经哑得不成样子。雨杉一阵心痛，载哲这一去，年少的爱妻，娇小的稚女，什么都弃下了！雨晴早已红着眼睛去安慰玉芝，此时此刻雨杉在万分的悲哀之外，更是前所未有地担心起天瑜的处境。

当初天瑜便是在与载哲的一番长谈之后跟着去了上海做事的，究竟做什么事雨杉也不太知道，后来载哲竟入了狱，想来可不是万分危险的差事！

玉芝的邻居过来帮这已然失去了主心骨的家庭弄饭，见到雨晴和雨杉，彼此也都认识，便将雨晴拉到一边，告诉她，玉芝娘家昨夜知道了载哲的死讯，要她尽早离开镇江回乡去，只怕最迟月底就要动身。

雨杉心想，不知道淡然知道了载哲的死讯，会怎样地痛哭惋惜。加之又一个挚友——玉芝也要离开这乌烟瘴气的镇江

了。一个接一个的朋友离开,这临战时的镇江,真的待不得了啊!倒不如去上海找天瑜,好歹生死也在一起……

从玉芝家回来,雨杉一时起了离开镇江的念头。

四

雨杉除了每天看报关心时局,一天到晚只是糊糊涂涂的,不晓得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两天前,雨杉又被陆校长加上了一个班级的教务,更是忙得转不开身。这天早上赶去学校,两个年级的学生乱糟糟地坐在一个教室里,在雨杉现在的情绪之下,真叫人头痛。她长叹一口气,定了定神,嘱咐大点的学生读九九归除,以便开始教他们算盘。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连乘法口诀也不是太熟,只得在除法之外又补充教了很多。

课间,雨杉在办公室休息,陆校长告诉她,长辛店、天津也已经失守。南开大学被炸成了一片焦土,敌人这样轰炸我们的文化机关,可见其毒心了。日寇南下的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得多呢,雨杉心想。

雨杉闷闷地回到家,雨晴难得兴高采烈地迎上来说:“雨杉妹,我被助产校录取了!”雨杉还沉浸在自己悲凉的情绪中无法自拔,只是干巴巴地说:“祝贺你,未来的助产师!”

这几天战事纷乱,她实在是提不起心劲儿,哪怕是对着亲爱的姐姐,也不能有一些积极的情绪。她把糟糕的时局给雨晴一说,温柔的雨晴也不禁皱起了乌黑漂亮的眉毛,额头罩上

了一层愁云惨雾。

雨杉低声说：“天津、北平，这两个可爱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却不知这以后还能再去吗？若是再去了，也不知还能看到故都的史迹吗？”雨晴轻声安慰她道：“杉妹，你也别太悲观了！那儿不是还有我们强大的守军吗？”守军？守军若是还能起到半分有效的抵抗作用，天津偌大一个城市，怎会在几天之内就落入敌手呢？

母亲天天向雨杉询问时局如何，她都说没有变化。天津失守之后，又传来敌人流弹轰炸市民居住区的消息，整个天津城，只怕正在敌人铁蹄下遭受屠杀掳掠之厄运。

雨杉从报上窥得火药味甚浓的报道，陆校长也从他从军的友人处得到屠杀、劫掠、轰炸之类令人心惊肉跳的消息。这些雨杉都不敢透露给母亲。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母亲还是从紧张而忧虑的气氛中感受到了时局的危急。这天从隔壁徐太太处回来，母亲便对雨杉说：“照现在观察下去，时局前途实在糟糕得很。隔壁徐太太又来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母亲担忧起来，“我们家又没人照应，万一事态扩大，各处交通断绝，那就糟了。还不如早些回泰州。”

其实雨杉心里明白，现在搬到任何地方也不见得能躲过这即将席卷全国的暴风雨一般的形势，事到如今，已经是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想。她只能安慰母亲不要害怕。